

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：小说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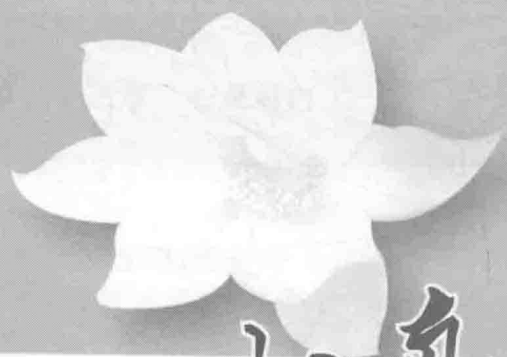
至真清吟

王喜平/著

中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玉真清吟

王喜平 著

中

红尘渊藪里的爱情，怎经得狂风暴雨的袭击
都市底层的艰难生活，需付出何等之大的代价

● 第二十三章 心灵对白

很快到了元旦，石言尘不忘给扬子买些礼物，并想大家小聚一番，可是扬子喜与石言尘独处。石言尘问道：“妹妹这是为何？”扬子道：“外不慕纷华，内耐得寂寞。”石言尘只得由着扬子，身放闲处，心在静中了。

除了节日礼物，石言尘还给扬子下午刚刚领得的驾照。扬子喜极，立刻动了驾兴，开车载着石言尘，一直向着凤凰山顶驶去。蜿蜒盘山，城市喧嚣，渐落脚下。天际星辰，就在身边，触手可及。扬子默默吟咏一首《高处·舀流光》，以抒情怀：

车尘漠漠，自驾飞临攀天路，高处风云寒烈。夜色已澄澈，星际正额边。信手拈北斗，为君舀流光，绝向天公换韶华。银河传絮语：此女忒心偏！

整整一个小时，才到山顶。定宁灯海，尽览眼底。扬子下车，诗兴大发，刚刚吟得：“灯海龙宫，水晶璀璨”两句，已被寒风刺得牙颌打颤，瑟缩发抖，不能吟诵。以后才有此首《题夜城》，以记定宁灯海：

灯海龙宫，水晶璀璨。缤纷不夜城，万照展虹霓。紫气空阔，黯淡广寒银阙。冰娥心惊，素衣下界。指点万家灯火，辉煌天上人间。

扬子索性甩开臂膀，扩胸运动，发热御寒。绝然一只小天鹅，刚刚出水，振翅欲飞。石言尘生怕受凉，催促上车。扬子却在兴头，哪听大哥劝说？石言尘只得过去，强行钳回。扬子落腰不前，石言尘刚一使劲，便将扬子拽入怀中。扬子全身搐缩，依偎似猫，贴身取暖。石言尘正觉恰当，张开胸怀，合抱臂膀，全翼贴护扬子，以暂观看，夜中景色。

有了石言尘温暖，扬子根本无心回车，骋目游怀，尽情放纵心绪，穷览灯海世界，寻这找那，识辨各处知名灯饰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山风似乎喜欢同枝互搏的格斗，不停地命令树枝发出搏击的声响，惊醒今夜无垠的天籁。山风似乎更喜摆弄扬子的长发，呼啸着吹走所有的发饰。飘散的秀发，犹如作响的鞭鞘，抽过石言尘的眼角，石言尘不得不尽力将头侧向一方，躲过这顿似乎爱恨情仇的抽打。

石言尘不厌其烦地替着扬子，寻找南苑酒店之类的灯饰，直到扬子似乎瞧见飘忽无定的幽火，心中胆怯，才罢回车。

石言尘哈哈笑道：“冬天哪有什么鬼火？鬼火一般都在干热夏季才会出现。”扬子锁上车门，哆嗦道：“妹妹好怕啊！”石言尘道：“如果妹妹真怕就到后排来，大哥搂着妹妹。”扬子扭捏着，颤声道：“嗯——妹妹不敢下车——”石言尘道：“那妹妹就将驾座打倒，从上面爬过来。”扬子便将驾座打倒，从上面爬到后排，钻进石言尘怀中，道：“大哥怕鬼火吗？”石言尘道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？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火，那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。因为磷的燃点特别低，所以当自然界的磷聚集到一定浓度时，就会自燃，产生微弱光芒，就是所谓的鬼火。其实这种现象白天更多，只不过我们看不见罢了。甚至，有时就在我们身边，而且是因我们身体散热或者摩擦引起的。”扬子道：“反正荒山野岭的，妹妹害怕。”石言尘道：“妹妹胆小得还不如莲莲呢。”扬子问道：“莲莲是谁？好像大哥从未提起过。”石言尘道：“莲莲是大哥小时认识的一个小伙伴，已经死去三十一年了。大哥经常忆起她，去年，也就是前些日子，大哥还为她写了一篇题为《旧事缥缈》的文章呢。”扬子一听文章，立刻来了兴致，道：“妹妹最喜欢大哥的文章了，大哥可否记得，能够背诵出来，让妹妹欣赏一下吗？”石言尘道：“大概差不多吧，——也谈不上欣赏，只能听听而已。”于是，石言尘慢慢地回想着背诵起来：

幼时学校，处一高地，名叫“三官庙”。方园不大，周围尽为坟莹。夜间幽火飘忽，时隐时现，有时窜于脚下，明天难寻。初时，以庙为校。后建平房四栋，红墙青瓦，俨然成校。

去校，必由东街。沿街两旁，百年老店，檐牙刁啄，鳞翅栉比。绵延相连，二里不断。后来禁商，店铺均分，化为宅居，贫者受益。

晚上，无所可玩。去校打闹，是为最美之事。有时，三五结群，斗胆去逐幽火，直到很晚才回家。莲莲也跟我们去过一次，她一点也未害怕那些所谓的“鬼火”。

莲莲，一个死去三十年的小女孩（七岁）。她瘦羸多病，向往欢乐。学校是她憧憬之地。可她一天学也未上过。童年旧事，如烟似云。惟独对她，深刻

记忆。梦魂萦绕，挥之不去。尽管与她来往，不过两三次。

是年中秋，凉气来早，沥沥雨意，连日不歇。

那日清晨，预钟清越，回荡雨中。我顺街檐，向校飞奔。不觉已到街的尽头，再无街檐遮雨。

街的尽头是一间大药房，老远就能闻见草药的陈味。其实，药房已有很多年不作药房了。药房门很大，窗很高。有四根大柱，支撑着向外飞出的街檐。我站在檐下，仰望天空。暗雨无情，似乎故意要淋湿我的书包。我不敢冒雨，正在发愣。

忽然，吱呀一声，身后大药房的门开了一条窄缝。我认出门缝里的就是莲莲。我奇怪她家，就住在大药房。她脸色惨白，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她手中拿着一把大竹（油布）伞。依稀可以辨清，上面还未褪尽的红色。我知道整个街道，有伞的人家不多。莲莲把伞递在我的手中，用难以读懂的目光看着我。她嘴角翕动，似乎要说什么。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。

“莲莲，莲莲——”大药房里传来莲莲奶奶的声音。仿佛，她不愿莲莲和别人说话。莲莲胆怯地把门关上了。

那伞很沉，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撑开了，用两手高高举过头顶，从街上走过，从校园走过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伞，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羡慕地看着我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神气感。

翌日，我给莲莲去还伞，想了一肚子要说的话。莲莲的奶奶把门也开了一条窄缝，生硬地说：“她死了！”然后狠狠地把门闩上了。我把伞立在门旁，懵懵懂懂地离开了。

听大人们说：莲莲的奶奶，是地主家的小老婆。莲莲是捡来的孩子，患的是癆病。我亲眼看见“三官庙”的坟地，多了一小堆新土。想必就是埋了莲莲的。从此，我再也未去过那片坟地。

近年，“三官庙”上大搞兴建，听说许多坟茔，从此消逝。但愿莲莲的灵魂，能有方寸之地，以为栖身之穴。

三十年过去，我一直默读那缕难懂的目光。原来：

那是最后一缕心灵交汇的目光

那是最后一缕童稚无邪的目光

那是最后一缕憧憬未来的目光

那是最后一缕展示人性的目光

那是最后一缕茫然无助的目光

那是最后一缕渴求生命的光芒

从她翕动的嘴角，我看出，她在说：“我要念书！”

“三官庙”上，书声依然，朗朗悦耳。我为莲莲作文，她应能安息了吧！

辛巳年八月。

扬子拍手赞道：“哀婉极致，动人心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哥的文章，总是这样古典、精品。之后书写下来，让妹妹慢慢品味。”石言尘道：“听了莲莲的故事，妹妹现在还怕吗？”扬子身体热活了，也不哆嗦了，鼓起勇气，响亮道：“不一怕一了——！”石言尘道：“那好，现在咱们就去一帘幽梦，重温去年今夜，结拜兄妹的温馨情景。”

扬子下车，回到驾位，驱车下山，向着“一帘幽梦”而去。

2

“一帘幽梦”，又是空闲得只有音乐。

刚刚坐定，扬子便美滋滋地重温道：“去年今夜，大哥开车来接妹妹，车内暖烘烘的，轻轻响着音乐。大哥慢慢开车，压得积雪嘎吱作响。突忽，一车飞驰而过，卷起阵阵雪雾。霓虹灯下，犹如点点金沙，五光十色，散落而下。妹妹诗兴大发，随口吟道：霓虹光转，雪映七彩。红楼融融歌声，风情几多人家。颀望琉璃橱窗，动影蒙眬。听得醉人高呼，原是盈户竞豪奢。堪喜瑞雪，变金沙。何愁明朝，换物华？直至尽兴……今夜，大哥又带妹妹来到一帘幽梦……”

扬子正在津津回味，石言尘手机铃响，是西安袁汝恩打来的。

前几天，袁汝恩电话告诉石言尘：老公郝来，公司派往澳大利亚监理工作，需要半年时间。袁汝恩一人在家，寂寞非常。因为一直思慕石言尘，很想趁着空闲，和她的小石叔叔一起去海南度假，从而了却一段情缘。要让石言尘，无论如何抽出时间同行。石言尘不好当场伤害袁汝恩自尊，迂回道：“过几天，只能根据时间再定。”袁汝恩等了一个星期，不见石言尘回讯，又行打来电话催问。

袁汝恩甜声问道：“去海南之事不知小石叔叔确定没有？”石言尘为难道：“最近工作确实太忙，难以抽出时间，还不一定何时会有空闲？”袁汝恩似乎有点撒娇道：“嗯——别悠汝恩了，小石叔叔知道汝恩很想和小石叔叔在一起！”石言尘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不过这样非常不妥当，最好还是和汝恩他们同去。”

袁汝恩怪怨道：“那有什么意思？宁愿不去的好。”石言尘道：“这事非同小可，还请汝恩妹妹三思，千万不可糊涂行事。”袁汝恩哀腔兮兮地道：“汝恩已经考虑过了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有得必有失，为了应有之爱，牺牲所有也值得！”袁汝恩那边，仿佛传来啜泣之声：“汝恩等着小石叔叔回话……”石言尘只得不做声响地挂断了手机。

扬子这边，还没完全听明怎么回事，就已满脸小醋，红着眼，扭扭捏捏地干涉道：“扬子不要大哥去嘛——”石言尘早料扬子会有此举，装作蛮不在乎的样子，蒙混道：“去去去，小孩子家懂个啥。”扬子急了，扭过脖子，揭老底似地挖苦道：“谁不知道汝恩姐姐钟情大哥，而大哥有意于汝恩姐姐的？要不是没有机会，汝恩姐姐早都许身大哥了。”这下可真的激怒石言尘了，大声呵叱道：“放肆！竟敢如此胡说？！”放肆——放肆算个啥？女人吃起醋来命也敢玩。还将扬子当做小孩子呢，早已该是深爱她石大哥的痴情者了吧！

扬子受了呵叱，拿出女人特有的看家本领，爬在茶几上大哭起来。嗨！这着，还真让石言尘屈从了，立刻哄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别哭了，好妹妹！吃醋了，是吧？”扬子甩动着肩膀，不让石言尘碰身。石言尘无奈，赶快许诺道：“不去不去，大哥绝对不去——”扬子一听此话，立刻破啼为笑，脸色阴雨转晴。女人呐，女人的情绪就这样瞬息万变！

别说扬子反对石言尘与袁氏姐妹过密交往，就石言尘本人对此也觉非常棘手。袁某曾经想调石言尘西安工作，能使石言尘事业有所长进。石言尘也是好学上进之人，事业有成，定是梦寐以求之事。另外，西安地域与定宁相比，毕竟要强百倍，更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遇。然而，袁氏姐妹人生态度超前，石言尘远远不能合拍。石言尘越是遮掩，越显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神秘，袁氏姐妹越觉石言尘魅力诱人，越想亲近，大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态势。石言尘权衡利弊，如果照此下去，不但梦想难成，反而搞得风雨四起，矛盾不调，破坏即有现状，得不偿失。石言尘预测如此结果，思前想后，只得就此罢手，谢绝袁某一番美意。

石言尘又哄扬子道：“是谁教妹妹如此胡说？”扬子当然不能出卖他人，转嫁危机道：“是谁教妹妹胡说倒不重要，关键大哥先应说说是不是有意于汝恩姐妹俩。”石言尘道：“妹妹好糊涂，大哥能将不疼的指头往磨眼里塞吗？那不是成心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倒是汝恩、汝思姐妹俩，一文一武，将大哥追得藏身无处，尤其汝思姑娘，明确表态要与大哥一起生活。甚至来到定宁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搂住大哥不放，非要大哥当场许诺同意，幸亏没有熟人看见。最后，直至逼得她爸出面，武力干涉，才有收敛。截至现在，还时不时打电话

来，表露心迹。汝恩却是犹如麝兰，慢慢飘来，渐渐浓郁，直将大哥熏得头昏脑涨，四肢乏力，难以抵抗。好有几次，汝恩妹妹单独照料大哥，或许是感恩大哥，或许是怜悯大哥，汝恩妹妹吻着大哥面颊，暗自落泪，泪水浸湿了大哥的鬓腮。大哥可以感受到她从心底发出的颤音，她确实喜欢大哥。刚才妹妹也听到了，汝恩妹妹又变花样，要让大哥同行海南。大哥既不能就范，又不能伤人自尊。因为人爱人本身并无过错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爱值得所爱的人。别人爱大哥，是大哥的荣幸，大哥不能伤害人家。只可惜今生无缘，且等来生吧。这些话，大哥也只有给扬子妹妹说，再能说给何人？妹妹你说，大哥将扬子妹妹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？扬子妹妹倒将大哥误解，竟然放肆到如此地步，让大哥好痛心啊！”扬子道：“妹妹一时性急，错怪大哥，还望大哥原谅妹妹！”扬子又道：“那么，大哥是否希望能有姣美情人？”石言尘道：“贪恋美色是人的本性，大哥也是凡胎肉体，岂能超脱人的本性而不向往美好的事物？当然，人的行为，必须有所节制，适可而止。因此，大哥绝对不可放纵自己，为所欲为，岂能像扬子妹妹劝说大哥的那样：学作蜂蝶，驰骋飞舞，阅尽世间春色，而滥于美色。”石言尘虽然没有直接道明，自己是否喜欢情人。但也心中所思，已经溢于言表，同样向往姣美情人。当然，石言尘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作的。至于情人，石言尘还是信奉那句：“纵有满园春色，独爱红杏这枝。纵有奇葩异草，绝不媚所动”的誓言。很大程度上，石言尘所言，是基于凌萍儿而言。可是扬子不知石言尘与凌萍儿的关系，想当然地套用自己，以为石言尘可有容纳自己的心理空间。于是，袁汝恩那句“做至爱情人不是更好”的话语，久久萦绕于扬子耳际。



扬子文采神腴，非常渴望能像情人一样，为石言尘说些什么经典赠语。可是此刻，文思突然出奇的滞涩贫乏，似乎所有词句，都不真切，都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怀，大有尽在不言的境地。就像医术高明的郎中，不知怎样为自己的亲人下药一样。似乎所有药剂都具毒性，都不适合亲人病症。此乃私心所致也！石言尘似乎看透了扬子的心思，道：“什么也别说，什么也别写，妹妹。只有相互体味，才是最为真切的。”可不是么？什么言词可以表达扬子的深切体味呢？只有体味才能真切表达体味。

扬子佩服于石言尘的洞察力，往往可以事先看穿自己的心思。当然，只要

石言尘能够看透自己心思，扬子也就知足了。尽管如此，扬子还想更为详尽地探明石言尘对自己的心境，问道：“那大哥喜欢扬子吗？”石言尘不假思索，道：“还用问吗？太喜欢了，妹妹！”扬子道：“那大哥喜欢妹妹什么呢？”石言尘道：“当然是出众的文采，纯真的品质。”扬子道：“还有呢？”石言尘疑问道：“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”扬子道：“那大哥喜欢妹妹品貌吗？”石言尘道：“准确讲，妹妹品貌，不是让大哥喜欢，而是让大哥担心。”扬子惊心动：“为什么？”石言尘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扬子却道：“是不是大哥忌讳说出自古红颜多命薄？”石言尘难为道：“或许吧。”扬子道：“即便大哥说了也无所谓，扬子能够际遇大哥、李安姐姐还有那么多好人，帮助扬子，爱戴扬子，多苦多惨扬子也知足了。扬子只是遗憾，今生碌碌无为，无以为报！”

今天，石言尘带扬子到“一帘幽梦”来，除了重温去年今夜，兄妹结拜的情景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：就是想要再行转移扬子情致，不要让她幼稚而毫无意义地牺牲于自己身上，以免贻误终生。石言尘接上扬子话柄，道：“既然妹妹无以为报，何不静心学习，以图长进，回报有恩之人呢？”扬子道：“妹妹不明白大哥的意思。”石言尘道：“因为妹妹命运骤变，耽误了人生前程，但是妹妹绝不可以自暴放弃，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学门专业才是。现在驾车已经学完，再也不能沉溺各种应酬，虚度韶华了。”扬子道：“妹妹不知怎么去学？”石言尘道：“要么参加成人自学考试，要么报考广播电视大学，先拿大专文凭，直至读研，以图将后发展。”扬子想到李安、夏月婕、夏月好、郭三一家都为已呕心沥血，创建人生平台，如不趁着空闲认真学点本领，确实将后难以对起她们，便道：“学习妹妹倒能下了功夫，基础也是不差。只是妹妹思念大哥，实乃难以静心。”石言尘道：“那倒无关紧要，大哥将会定期来看妹妹。”扬子道：“那好，一言为定。妹妹参加成人自学考试，大哥每星期来看妹妹一次。妹妹已是大哥的影子，形影相随，妹妹离不开大哥了。”石言尘心想：只要扬子报考学业，情致转移，就是一个星期看望两次也都值得，爽快答应道：“绝不食言。”



整整一年了，扬子以为该向石言尘表白，占据其心的时候了，否则稍纵即逝，或为人先。扬子呷口石言尘的红酒，鼓起勇气道：“大哥可否答应妹妹一诉内心情怀。”石言尘移动身体，靠近扬子，一手拦住扬子腰身，一手握住扬

子双手，道：“妹妹有何要说，那就一吐为快吧！”扬子道：“在这当儿，妹妹确也不怕大哥见笑了，妹妹只想告诉大哥心中苦衷。今天，妹妹也已成人，有时确实渴望大哥能用身体来爱妹妹。不是妹妹下流无耻，而是发自妹妹本能的渴求，难道大哥能够忍心，让妹妹无端承受这种永无止境的煎熬？大哥过于无情，没有男儿血性，其实就是对妹妹的残酷折磨。折磨一个女孩，大哥究竟是何道理？”石言尘道：“大哥爱妹妹那还太不容易？可是一旦迈出此步，你我之间的纯洁与真情，将会彻底改变，进而掺杂一份性的私欲。然而，再想回到原有的纯洁与真情，那是绝无可能之理。不知妹妹能否理解？大哥是多么珍惜这份带有父爱情结的兄妹结拜！因此，不是大哥麻木无情，更不是大哥不具男儿血性，而是大哥不能，至起码目前尚且不能，不能贸然打破这个浑然天成、白璧无瑕的高尚友情，正所谓大爱无邪啊！”尽管石言尘所言，真恳入骨，但是扬子仍然以为：能与石言尘身体交融，并不相悖于浑然天成、白璧无瑕的高尚友情，反而更使这种友情，趋于圆满与完美。不知石言尘是否发现，扬子已经铁了心肠：不管石言尘饱含多大父爱情结，扬子都将以情侣定位自己，生是石言尘的人，死是石言尘的鬼。毕竟兄妹结拜，并非生身之父。对此，扬子将后上海断舌自残，险欲坠楼殉情，均可证明扬子对此抉择，忠贞不渝，至死无悔。

扬子长时间地寻味着，石言尘那句“……至起码目前尚且不能……”的涵义，自以为是地认为：也就是说可以肯定，目前尚且不能，有朝一日自己必将心满意足，如愿以偿。

5

之后，石言尘帮着扬子弄张假高中毕业证，报考了工商经济管理学科，促使扬子潜心学习。石言尘当然遵从诺言，每星期去看扬子一趟。为了进出方便，扬子给石言尘一套房门钥匙。以后，要不是这套钥匙，或许扬子早该命丢阴界。也是天意，此乃后话。

● 第二十四章 受屈惊云

二月十六日，正月初五，扬子生日。石言尘本想扬子近来学习刻苦，很想操持热闹一番。中午，凌萍儿突然打来电话，声气微弱。凌萍儿道：“石大哥能不能到林亦儿家来一趟？”从语气中，石言尘可以听到凌萍儿肯定有事，吓了一跳，立刻牵心问道：“妹妹怎么了，有事吗？”凌萍儿依然气息微弱，道：“大哥过来就知道了。”凌萍儿，是石言尘难以割舍，忠恳至真，犹若生命的亲爱之人。听到如此境况，能不心急如焚？火速赶往林亦儿家。

石言尘敲门，凌萍儿挣扎着开了门。

石言尘刚一进门，看见凌萍儿头发散乱，鼻青眼肿，走路趔趄，非常痛苦之形。石言尘慌忙搀扶凌萍儿进入里间，心痛问道：“妹妹这是怎么了？”泪水从凌萍儿不能完全睁开的眼睛里滚滚落下，经过面颊开裂的伤口，浸得阵阵抽搐，钻心痛楚。凌萍儿揭开披巾，全身青紫，犹如黑人一般。石言尘咬碎钢牙，愤然勃发，嘶声道：“妹妹快说，到底是谁？大哥一定灭了他——！”凌萍儿道：“算了，大哥，他是打不得的。”石言尘急声问道：“妹妹快说，到底是谁如此狠手？”凌萍儿叹气道：“老公张廷涛，从晚饭后一直打到夜里四点，妹妹才逃出来，跑到这儿来。”石言尘道：“到底为何，老公竟然如此狠毒？”凌萍儿闪烁其辞，道：“大哥别问了，两口子打架的，没啥。”石言尘担心道：“是不是他发现妹妹与大哥私情了？”凌萍儿道：“不是，他没发现——求求大哥再别问了。”石言尘道：“林亦儿呢？”凌萍儿道：“她怕家里来人，让妹妹难堪，与儿子到别处拜年去了。妹妹就打电话让大哥过来。”

两口子打架，如此狠手，家中肯定发生什么重大变故。没啥，石言尘能相信吗？最让石言尘担心的，紧张的，就是他和凌萍儿的关系，可能露了蛛丝马迹。石言尘陷入一阵沉思，努力回忆哪儿不够谨慎，泄了私情？石言尘性情，一贯谨小慎微，仔细从事，到底哪儿露了破绽？一时半会，自己也是不能想个明白，只得疑云重重，搁浅心中。

2

其实，凌萍儿夫妻打架，并非源于石言尘，而是因为凌萍儿的同学李文平，只不过石言尘过于神经而已。

原是腊月期间，凌萍儿母亲下城郊车，还未完全下离，车便起动，站立不稳，从车上摔下，后脑着地，脑出血住进医院。因抢救及时，也无大碍。凌萍儿怕让石言尘操心，未敢告诉他。

临近过年，凌萍儿请同学李文平开车，送母亲回家。因为此事，凌萍儿老公张廷涛，受人闲话，起了疑心，一直耿耿于怀。正月初二，李文平又到凌萍儿家拜年，张廷涛心中老大不快。之后，凌萍儿又随李文平，同车去到别处拜年，张廷涛更加恼怒。初三、初四两天，张廷涛窝火闷酒。直至初四晚饭之后，借着酒劲，大发雷霆，动起手来。张廷涛撕住凌萍儿头发，压倒于地，一顿暴打，还不解恨，打了又打，又打再打。可怜凌萍儿一介弱女，哪能经住如此修理？几度昏厥。直到凌晨四点，单衣逃脱，冒着严寒，投靠结拜姊妹林亦儿之家。

凌萍儿先给林亦儿拨了电话，无奈关机，没法联系，凌萍儿只得跑去敲门。半夜三更，迷迷糊糊林亦儿听得有人敲门，心中一阵惊悸……仔细听辨，果真有人。下床询问清楚，才知结拜姊妹凌萍儿冒寒造访。谨慎开门，见着凌萍儿披头散发，满面血迹；单衣破落，哆嗦发抖。大惊失色，急忙扶于家中，弄来清水，洗了手脸血迹。林亦儿心痛难忍，抹泪相问：“姐姐这样惨状，却是何为？赶快说来，妹妹心都碎了……”凌萍儿道：“等着姐姐慢慢细说，浑身疼痛难忍，妹妹暂帮姐姐将这衣服脱了，瞧瞧伤情怎样。”外边衣物破挂，容易好脱，轻手而下。里边内衣，凌萍儿肢体疼痛，几度不能脱去。林亦儿便扶凌萍儿躺于床上，拿了剪刀，全部剪开，一一剥脱。凌萍儿浑身青紫黑透，好似黑人一般，惨状不忍目睹。这下才有让林亦儿痛彻流泪的，背过身去，几近痛哭昏厥。打黑牛，惊黄牛。以前说过，林亦儿在外，也有朋友，与那金祥

来要好。如此心情，绝属物伤其类也。凌萍儿劝道：“妹妹一哭，姐姐更觉痛楚难支。妹妹暂且莫哭，先陪姐姐躺会儿。”林亦儿抹抹泪水，裹层床单给凌萍儿，以防血迹沾染，又盖了棉被，以防着凉。这才偎于凌萍儿身边，问起缘由。凌萍儿便将请同学李文平开车，送母亲回家；老公张廷涛，受人闲话，起了疑心；初三初四，窝火闷酒；直到昨晚一夜遭打，一一哭诉一通。林亦儿一边陪哭，一边问道：“姐姐是否大意，私情让老公抓住了把柄？”凌萍儿肯定道：“绝对没有，他只不过受人闲话，仅仅才是怀疑而已。”林亦儿惊道：“没有把柄，就已打成这样。一旦有了事实，那还不要了姐姐的性命？往后，姐姐可得多加小心！咱们这些人，因为多情，为了美好，遇了朋友，可不敢因此闹出伤残人命来，得不偿失，后悔莫及啊！”林亦儿嘴上告诫凌萍儿，心中也在提醒自己：千万小心啊，莫要有啥闪失！凌萍儿道：“姐姐也是一贯小心，倒是无关紧要之事，受了这等痛苦。”



张廷涛之举，犯了一个弥天大错，就是在不掌握真凭实据的情况下，就已如此动怒，狠下毒手，造成的直接恶果，就是打凉了妻子凌萍儿的心。除了切肤之痛，最让凌萍儿难以愈合的就是那颗痛楚的心。什么嫁汉、婊子、屎货全都领教了。凌萍儿自认：如果老公张廷涛确实指出自己的过错，即便由他打死，也是心服口服，无怨无悔。怪实自己干了让老公丢脸的事情，让老公抓住了。然而，老公什么也不掌握，就已将所有的恶名与淫威，所有的责任与后果，提前强加过来了。老公眼里，孩子面前，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颜面可言了。将后，就是老公真的发现自己心存不轨，到头来还不是如此下场？再还能到那个地步？凌萍儿在外，红杏出墙，确实尚存愧疚之心，总觉难以对起丈夫，难以对起孩子。这次，凌萍儿总算横下心来，既然你已说我偷情嫁汉，我就要死心塌地地红杏出墙了。反正该打该骂的滋味，已经全都品尝了。更何况自己的钟爱——石言尘，是那樣的优秀，能得到他的爱恋，死而无憾。

等到天明，林亦儿出门，备了必需药品，精心服侍，备加护理。宽慰道：“姐姐伤痛，看来十天半月，也不可痊愈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姐姐就安心疗养，啥也别往心里惦记了。”

早饭后，朋友打来电话，说要到林亦儿家来拜年。尽是凌萍儿同样熟识的朋友，林亦儿怕她们过来，让凌萍儿难堪，谎称道：“有亲戚从远方来，病重

在家，多有不便，以后另行再聚。”

安排妥当，林亦儿让凌萍儿静心休养，自己也与儿子到别处去拜年了。凌萍儿这才有空让石言尘过来。

石言尘疑虑重重地想了半晌，也没想出哪儿露了破绽，更何况近些时日，忙于事务未与凌萍儿谋面。而且这类事情，张廷涛一旦察觉，立刻就有反应，绝对不会早有发现，而一直等到现在。石言尘以为必须还得追问一二，道：“既然没有发现妹妹和大哥之事，那为何事？妹妹觉得能说得过去吗？”凌萍儿知道石言尘深于思考，必须得有交待，便又把给林亦儿所说那样说了一遍。石言尘存疑：没有把柄，就能打成这样？似乎不合常理。到底何等厉害的闲话，让张廷涛听了？石言尘毕竟不同于林亦儿，随便就可认为顺理，遂于心中打了好多问号。石言尘问道：“张廷涛到底听了何等厉害的闲话？这样动怒？”凌萍儿道：“还不是那天同村老乡薛老五，给张廷涛上话说，你将凌萍儿打发与李文平一起去，肯定又让李文平得手干个啥。就为这话，张廷涛非得逼问妹妹与李文平有何关系，发恨将妹妹打了大半夜。”仅凭此句，就能如此歹毒，看来张廷涛也非善者。或者，张廷涛死了心眼认为，凌萍儿绝对能够看上李文平那样低劣的人物。

那李文平，曾在美尔珠宝店找凌萍儿，石言尘见过一面：个头不大，缺乏教养，污言秽语，素质低劣；不知天高地厚，绝然一个下等混混，确实不敢以“男人”二字对其配称。听凌萍儿讲过，李文平帮他姐姐开罐车，从新疆拉液化气，很是挣了一些钱。就是钱再多，他岂能与石言尘相比？石言尘很是坦然，而且非常自信，凌萍儿绝对不可能将李文平这样劣等的人物放于眼里。当然，凌萍儿也是将其嗤之以鼻，公然诋毁李文平形迹放荡。

隔了一夜，张廷涛不见妻子回来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连续拨打电话，总是无人接听。第三日，张廷涛开始遍访朋友，询问妻子去向，均说不知。张廷涛也给林亦儿打过电话，林亦儿诌道：“正准备要给姐姐来拜年，如果不在，那就改日再来。”从口气中，张廷涛判定，林亦儿也是未见妻子。最后，张廷涛

不得不拐弯抹角，指使儿子打电话询问岳父岳母，张廷涛岳母道：“还等你们过来吃猪蹄呢，可是一直不见要来的消息。”

老婆不是人，没了还不成。过年家中人多，张廷涛还梦想着，妻子早点回家，做饭应酬客人呢。

一连七天，凌萍儿身上青紫不退，满身泛黄，疼痛难忍。无奈凌萍儿思念儿子，难舍家中事务，便打电话要石言尘拿个主意。石言尘道：“在外时间过长，很可能使得矛盾激化。可以设法让老公来接妹妹，但是，必须得让他低头，深刻认错才行。否则，以后还会旧病复发，老戏重演。”随后，凌萍儿便叫过林亦儿，商议此事。林亦儿坚决反对凌萍儿回家，等待身体完全康复再说。无奈凌萍儿受了石言尘主意，执意要见儿子。林亦儿道：“那好，既然如此，姐姐全听妹妹操持便可。”

一个星期不见妻子凌萍儿，张廷涛怒火中烧，心中暗自骂道：“妈的，臭不要脸，肯定又和那个姓李的嫖客鬼混去了，看老子将后不剐了你。”张廷涛正在骂的心狠，突然听到手机响起，拿过来接通，才知是林亦儿的，林亦儿道：“姐夫、姐姐可好？下午约了几个朋友吃顿便饭，一起欢聚一下。特邀姐夫、姐姐过来。”张廷涛为瞒家中变故，不好推辞，佯装爽快，一口应酬下来，心中却在盘算，下午如何骗过林亦儿。遂于心中想好：一旦林亦儿问起凌萍儿，就说正好家中有点急事，一旦办完，马上就来，然后不等凌萍儿回来，及早借口脱身得了。

待到下午，那张廷涛不知是计，带着儿子张东平，买了过年礼物，去了林亦儿家。张廷涛不知林亦儿已迁新居，到了故宅门口，“咚咚”敲门却是无人来开，正想作为退堂借口，林亦儿却又打来电话催促：“菜已做好，姐夫、姐姐怎么还不到来？”张廷涛道：“已在门口，不见开门。”林亦儿这才意识到忘记告诉新址，补救道：“搬了新家，难道姐姐也忘了？”又让张廷涛向着新居而来。张廷涛只得硬着头皮过去。

张廷涛刚一进门，就觉气氛严肃。林亦儿怪怨道：“菜都凉了，怎么不见姐姐过来？”张廷涛立即按照事先想好的策略，扯谎道：“正好家中有点急事，一旦办完，马上就会过来。”林亦儿道：“那就等姐姐回来。”张廷涛疑心道：“不是说菜都做好了吗？怎么不见一个人来？”林亦儿道：“客随主便，他们说菜的味道不好，所以全让妹妹给打发了。”张廷涛觉得林亦儿说话别扭，但是不好扫兴，顺茬道：“是啊是啊，客随主便嘛。”林亦儿冷笑道：“好一个客随主便，那就客随主便吧，先随主人瞧瞧你做的大菜！”随即一把撕住张廷涛衣领，揪到卧室，扯过凌萍儿身上的薄被，吼道：“瞧瞧姐夫的好手艺！”张

廷涛看见浑身青紫泛黄的凌萍儿，惊得打个寒颤，差一点没有认出是自己的妻子。林亦儿发疯似地转过身来，狠狠抽去两个耳光。骂道：“挣钱你没本事，打老婆你最能耐。今天不把事情说清了，我姓林的非和你拼命不可！”接着又是两个耳光，张廷涛躲闪不及，嘴角被打出血。张廷涛急忙辩解道：“她丢我的脸，她丢我的脸……”林亦儿声嘶力竭地质问道：“丢你的脸？我的姐姐卖屎了，嫁汉了，你都看见了？你都抓住了？你瞧瞧，哪个家境不如你的？自从结婚，你何时给我姐姐展展拓拓，爽爽快快地给过一百元，让她吃穿？就是我的姐姐卖屎了，嫁汉了，全都是你没本事，全都是你逼成的。如今你不碰死去，还有脸说呢。”林亦儿连珠炮似的一顿撒泼臭骂，那张廷涛哪有还口的余地？只有连连劝道：“有话慢慢说，有话慢慢说……”林亦儿哪管什么劝说，又是骂道：“今天不将话说清楚，非让姐姐离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账东西。”林亦儿家那个宠物“贝贝”，正是狗仗人势，狂吠助战，早将张廷涛脚腕啃烂流血。林亦儿又是一把牵过张廷涛儿子张东平，搽到凌萍儿身边，道：“你可看清了，记住了，是你黑心爸爸把你妈妈打的。”凌萍儿看见儿子来到身边，忍痛起身，搂住儿子失声痛哭。张东平看见妈妈遍体鳞伤，浑身伤势，摸着伤痕，已经哭成泪人。不知是良心发现，还是胆怯卑劣行径昭彰于天，张廷涛拿起那床薄被裹住了凌萍儿。林亦儿又是论理道：“不是做朋友的非得整你，你也太不明白事理了，女人是打不得的。男人可以打服，女人只能打怕。女人一怕，心就外了，心如外了，人就不是你的了。现在，你那熊样，从哪里去找姐姐这样标致的人儿？”

林亦儿之所以如此撒泼发野，一则确与凌萍儿至交，心痛凌萍儿遭遇，为她解恨。二则似乎担心，将后也会遭到同样下场，被老公打得伤痕累累，于是妄想地将同感发泄于张廷涛身上。张廷涛哪里受过这等劈头破骂？比剥了脸皮的更为难受。只得服服帖帖，向林亦儿保证道：“今后一定好好疼爱凌萍儿，再也不打了。”林亦儿横眉竖眼，道：“宁可相信世上有鬼，也不相信男人臭嘴。”张廷涛道：“苍天在上，雷殛电霹。”林亦儿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张廷涛跪道：“等着将后观点么！”林亦儿这才觉得达到目的，解气地让张廷涛将凌萍儿接去了。

● 第二十五章 崭露头角

再说正月初五，二月十六日扬子生日。扬子蛮以为石言尘必定要和自己会面，顺便介绍李安姐姐与石言尘认识。而且早给李安夸了海口，石言尘必定打来电话邀请。可是，从中午等到下午，从下午等到晚上，依然不见石言尘打来电话，扬子好不失望，扬子恨不得打电话过去，叫石言尘过来。可是如果这样，那在李安眼里多么没有面子啊！扬子哪能知道，石言尘看了凌萍儿受打惨状，哪有心思其他事务？李安早已猜透扬子心境，道：“好妹妹别等了，大凡男人都是这样，一旦将你占有，你就成了废纸，想揉想搓，想丢想弃，全都由着他们，妹妹这回该明白了吧！”李安本想故意刺痛一下扬子，并以告诫，不要轻信男人。没想到扬子认了真，“呜”一声，哭了起来，委屈道：“——谁让男人占有了？谁让男人揉搓了？谁让男人丢弃了？姐姐竟然如此欺侮妹妹，——呜——石大哥可不是姐姐想的那种人——呜——”李安呵呵朗声笑道：“姐姐知道妹妹就会如此，好好好，妹妹的石大哥，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总该行了吧！”扬子依然哭道：“妹妹也没见过怎么个柳下惠的——呜——呜——”

为了吸引扬子，李安摇摇扬子，道：“妹妹听着，姐姐还真的见过这么个柳下惠先生。刚来定宁，姐姐第一次到秋水一方，来了一位先生，非常绅士，但是微微醉态。他的朋友请客，将他推进姐姐侍奉的豪包金凤雅。先生除了欣赏房中陈设，就是品茗饮茶。姐姐见他丝毫没有欢场举动，便是职业地诱骗他，到卧室欣赏所谓的精美雕像，其实就是姐姐的身体。先生果真上当，进了